

傍晚，帝都安巴爾，皇城政務廳。

各地的帝國學院分校已設立完成，貝雷絲卸下軍職後，應教務卿貝爾娜提塔之邀，為了即將赴任的院長及教師們，在皇城內開課分享教學心得。

此事教務卿事先上奏皇帝，獲得批准才正式著手安排，原訂在安巴爾的帝國學院總校開課，因皇帝在奏摺留下的一句朱批，地點改為皇城政務廳第一會議室。

皇帝經常在課堂結束前悄悄從後門進來，站在後面等她的皇后下課。

每當兩人目光交會，空氣便會在她們同時展露的微笑中輕輕一顫、漾起溫暖漣漪，而一瞬間消失於雙方視野的眾人，心中無一不響起那首詠頌帝后情深的詩歌。

這一天，艾黛爾賈特處理完公務前去迎接貝雷絲時，課堂剛結束不久。

她走到前門，瞄見會議室裡除了貝雷絲，還有人留在座位沒走，沉聲說了一句。

「皇后，我來接妳了。」

講台前的貝雷絲轉眸看她，闔上手中的書，微微點頭。

結伴多年，她喊貝雷絲「皇后」的次數寥寥可數——

比起「老師」跟「貝雷絲」，「皇后」顯得生疏，不知情的人聽來，卻無疑是親暱的稱呼。

滯留的學生匆匆收拾好東西、一溜煙全跑光了，貝雷絲不知他們是畏懼皇威，還是不想打擾兩人，只從這副光景聯想到艾黛爾賈特曾哀怨地說自己都釣不到魚，因為魚一發現釣手是她

就會跑掉……

貝雷絲望著一身皇帝正裝、肅容走近的艾黛爾賈特，對她微微一笑。

「妳把人都嚇跑了，艾爾。」

「哎呀，有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走到貝雷絲面前，抬頭吻了吻她飽含笑意的唇角。

「我的人，明明還在這裡啊。」

「嗯，我當然在。」

貝雷絲溫柔地摸了摸今早為她戴上的頭冠，順手解開髮髻，為她卸下不再需要的重量。

「當然……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低語一句，撲進貝雷絲懷裡，柔髮間飄出甜蜜香氣，輕輕佔據貝雷絲的呼吸。她知道答案是肯定的，只是想向貝雷絲撒嬌而已。

貝雷絲是在她的同意下重拾教職，在她規定的場所，為她批准任命的學院老師們上課，儘管如此，看到那些來聽課的「學生」，她竟然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嫉妒心。

我也想上老師的課，我才是老師最優秀的學生——

艾黛爾賈特並不是一位小氣的皇帝。

可以禪讓皇位，可以贈與領地，權力跟財產，她都願意大方轉送出去。

唯獨貝雷絲·艾斯納，她堅決而霸道地獨佔此人，誰也不准碰觸。

距離退位之日越來越近，艾黛爾賈特越來越愛對貝雷絲撒嬌，逐漸恢復純真直率的自己。

「只要妳不嫌棄我……」

貝雷絲傾身耳語，她以為貝雷絲又要「以退為進」，卻聽到貝雷絲輕笑一聲，笑完接續道。

「每天都需要抱妳。」語尾輕柔上揚，顯然十分開心。

「……『需要』？」

「對，書上寫了，古代龍族遇到身心完全契合的伴侶，會進入一段發情期。」

貝雷絲微笑凝視艾黛爾賈特，邊說邊嗅聞她身上的味道。

「沒有每天獲取伴侶的愛情就會生病，嚴重還會瀕死。」

「……什麼書，寫了這麼奇怪的內容？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聽不懂她的調情，故作認真地追問。

「妳以前也看過的書。」

「我看過？哪一本？」

「記載皇族古代禮儀的那一本。」

「……」

很多年前，艾黛爾賈特為了親她臉頰，憑空捏造出了一本書，被她拿來反將一軍。

「妳的記性也太好了。」艾黛爾賈特無奈地笑了。「傭兵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嗎？」

「沒有，只是妳的事蹟，經常讓我印象深刻。」

「哦？還有什麼事印象深刻？」

「妳躲在房裡，偷偷畫我的肖像。」

「!？」

艾黛爾賈特臉上一紅，害羞地閉了閉眼，埋進她肩窩。

「我……不是命令過妳要忘記嗎？」

見她第一反應是躲進自己懷中，貝雷絲心中一熱，忍不住低頭吻她。

兩人纏綿親吻了一會，在她喘不過氣前，貝雷絲鬆開她，舔了舔她的唇，柔聲詢問。

「忘不掉，怎麼辦？」

「違抗、皇令者……」艾黛爾賈特急促地喘著氣，回答：「必須……受罰。」

「罰什麼？」

話音剛落，貝雷絲感應到一陣魔力波動。

艾黛爾賈特悄然施放「進出禁制」，封鎖了整間會議室。

「我跟妳……說過吧？我的祖先，也接受過龍血喔……」

她邊喘邊轉開話題，稍稍緩過氣來，嬌柔一笑，貼身蹭了蹭貝雷絲。

「所以，我跟妳一樣，每天……每天都需要妳。」

隔著衣服互相磨擦的親密，令艾黛爾賈特興奮又陶醉。

貝雷絲的形體、觸感、溫度、氣息……近在咫尺、伸手可及。

意識到她確實屬於自己，艾黛爾賈特幸福到眼眶發熱，整个人飄飄然的，幾乎站不住。

「老師，我現在突然走不動了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抑住淚意，笑著拉回話題，湊近舔舐貝雷絲頸間，邊舔邊柔弱地祈求。

「我可以罰妳，在這裡抱我嗎？」

「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被她挑起的慾火燒到呼吸加重，收臂摟緊她，眸色越來越深。

「……當然，可以。」

貝雷絲柔聲回應，脫下披風，包住不停蹭著她求歡的伴侶，欣然接受「懲罰」。

互相需求的兩人，就在這平凡無奇的傍晚，再次以愛意填滿了彼此的空隙。